

毛詩正義

七  
十  
五  
八

毛詩正義卷第二十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正大雅

皇矣

靈臺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至文王 正義曰作皇矣詩者美周也以天監視善惡於下就諸國之內求可以代殷爲天子者莫若於周言周最可以代殷也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諸國世世修德莫有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詩以美之也定本皇下無矣字莫若周又無於字詩之正經未有言美而此云美者以正詩不嫌不美故不言所美之君此則廣言周國故云美周也此實文王之詩而言美

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經八章上二章言天去惡與善歸就於周是莫若文王也三章四章言大伯王季有德福流子孫是世世修德也五章以下皆說文王之事首尾皆述文王於中乃言父祖文不次者本意主美文王代殷故先言之欲見世修其德故上本父祖於下復言文王所以申成上意故不次耳 箋天視至盛耳 正義曰世世修行道德周自后稷以來莫不修德祖紺以上公劉最賢公劉以下則不及公劉至大王王季德又益盛今據文王而言世世修德則近指文王所因不是遠論上世其世世之言唯大王王季

耳論語注云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是相承不絕唯大王以下大王王季大賢至文王而聖賢聖相承莫之能及故云唯有文王最盛也湯以孤聖獨興禹則父無令問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父祖始當天意者但周以積世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世修德不必實由之也若然此序言世世修德莫若文王則是文王既聖之後始當天意經云憎其式廓乃眷西顧又是紂惡之後始就文王昔堯受河圖已有昌名在錄魯卜四如豫知稷有天下則周之代殷兆彰上世而此詩所述唯此文王何也帝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算但興在聖君滅由愚主應

使周興故誕茲睿聖應使殷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於冥運天非既生之後方始簡擇比較善惡乃欲迴心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詠假言天意去惡與善歸美文王以爲世教耳 皇矣至與宅 毛以爲美大矣此在上之天能照臨於下無幽不燭有赫然而善惡分明也見在下之事知殷紂之虐以民不得定務欲安之乃監視而觀察天下四方之眾國欲擇善而從以求民之所安定也言欲以聖人爲主使安定下民維此夏桀殷紂之二國其政不得於民心言使民不得安定也此桀紂二君政雖不得民心身實居天子之位維四方有道之眾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從之謀於是從

之居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爲非道也以此之故在上  
之天於是疾惡此桀紂之不得民心也又憎其用大位  
行大政得肆其淫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然迴首西  
顧於岐周之地而見文王天意遂歸於此文王維與之  
居言天常居文王之所使之爲主以定民也此詩之意  
主於紂耳以紂惡同桀故配而言之 鄭上四句與毛  
同言天之視下見此殷紂崇侯二國之君其爲下民之  
長所行暴亂不得於天心維彼密阮徂其之四國於是  
亦助之謀慮於是亦助之計度言其同惡相黨共行虐  
政也此殷崇二國政雖不得天心天猶冀其變改故在  
上之天養而老之二國遂不知變天乃憎其所用爲惡

者漸更浸大乃眷然迴首西顧見此文王之德維與之  
居處也 傳皇大莫定 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君亦  
大之義故爲大也莫定釋詁文 箋大矣至歸就 正  
義曰深美其事故云大矣爲美歎之辭監察天下眾國  
之中選明君以爲天下之主主明則民定觀其能定民  
者欲歸就之 傳二國至度居 正義曰敘言天監代  
殷則二國當論紂事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  
以二國爲殷夏謂殷紂夏桀也紂旣喪殷桀亦亡夏其  
惡旣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二  
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旣爲惡則彼當爲善故言彼彼有  
道也桀紂身爲天子明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爲四方有



道之國也。究謀釋詁文以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爲居也。桀紂身爲天子制天下之命雖是有道之國皆服而從之與之謀爲非道故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其秦亡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執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得有四方之國從紂謀居者此說紂之初惡文王未興也。下云憎其用大位行大政由其諸侯從之故言政位大耳。若天下怨叛之後無復大位大政天意何以憎之。以此知毛氏之意從之謀居謂未叛時也。孫毓云天觀眾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夏者

夏禹之世時爲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  
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爲毛義斯  
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  
國不更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爲哉武王伐紂封夏后  
氏之後於杞則殷之末年夏後絕矣天安得而觀之周  
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國名異於代號然處殷世夏後  
不必稱夏若毛意必爲夏後則何所案據而謂之夏也  
此以桀配紂其言指以惡紂不以惡桀何須校計年世  
責其追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  
人何當言以配申也 箋二國至於惡 正義曰箋以  
此詩陳事上下相成七章云以伐崇墉不言崇罪則罪

狀於此見之卽不獲是也敘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虎也正長釋詁文謂二國之君爲民之長也定九年左傳云得用焉曰獲是獲爲得也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也說文王之伐四國謂密阮徂共四國違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阮徂共也度謀釋詁文殷崇之君其行不得於天心四國又助之與謀言其同惡故下章而伐之崇侯乃是人臣而得與紂稱爲二國者紂乃亡國之主可以同之崇侯也何則太誓曰獨夫紂謂紂爲獨夫非復爲天子也書敘云繼公子祿父以祿父爲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平王天命未改黍離列於國風春秋周鄭交質君子謂之二

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者猶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作者便文無他義也下云密人不  
恭箋以爲拒義兵而得罪不言與紂同謀此言四國皆  
助之謀者正以文王舉義密人敢拒亦旣拒義不從明  
其與紂同惡故助之謀焉 傳者惡至宅居 正義曰  
耆者老也人皆惡己之老故耆爲惡也王肅云惡桀紂  
之不德也肅於此仍連桀紂言以桀紂行同自此以上  
其文皆可兼桀雖文可兼之意不惡桀也廓大釋詁文  
憎其用大位行大政以四方從之謀居是爲大也以西  
嚮而顧故西土謂從殷都而望岐周也天氣清虛本無  
首目而云西顧者作者假爲與奪之勢託而言之耳宅

居釋言文 箋者老至王所 正義曰以憎己是惡故  
者不爲惡禮稱六十曰耆是耆爲老也須待也天以二  
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閒暇優緩未卽憎惡至老猶不  
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爲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  
浸大者其惡漸更益甚也天無形可居假稱意耳故云  
言天意常在文王所也言須暇者多方云天惟五年須  
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  
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彼  
言須暇謂武王時須暇紂而未殺此則須暇而未惡之  
意旣同故引以爲說多方及此箋以爲天須暇之我應  
云作靈臺緩優暇紂以爲文王須暇之者文王知天未

喪殷故不伐紂據人事而爲說亦是文王須暇之也文王之時紂實未滅言其須暇可矣崇侯尋卽見伐二國並言須暇者赤雀命云崇孽首則爲惡久矣受命六年始滅亦是天須暇之此須暇者亦設教之言因其未滅假以言之耳 作之至旣固 毛以爲天顧文王而與之居於是四方之民大歸往之周地險隘樹木尤多競其刊除以爲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爲蓄木其爲翳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爲灌木其爲樹木之處也啟拓之開闢之者其爲檉木其爲楛木之地也攘去之剔翦之者其爲檠木其爲柘木之材也各各刊除材木以自居處是樂就有德之甚也帝所以徙就文王

之明德而顧之者以其世世習於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天既顧而就之又爲生賢女立之以爲妃令當佐助之內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道既堅固也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此作之屏之四等而爲此八文者以其險隘多樹故頻舉木名因此用功之事配之使其義得相通以用功作爲殺木屏去故先言作之屏之殺木之處有其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之平之平治其地必開拓使廣故言啟之闢之畔上更有材木須攘除翦剔故言攘之剔之設文雖別意以相通 鄭唯串夷載路爲異以天意徙就周之明德是天去惡與善文王以天去惡如其患中國之混夷文王則侵伐之以應天意

以天去惡故己亦伐惡以應之餘同 傳木立至山桑

正義曰釋木云立死菑斃者翳李巡曰以當死害生

曰菑斃死也郭璞曰翳樹蔭翳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

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者生木自

倒枝葉覆地爲陰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

非人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木李巡曰木叢

生曰灌木是灌叢生樹榭河柳楮檣槩山桑皆釋木

文郭璞曰榭樹似榭榭而庠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爲

榭栗陸機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某

氏云河柳謂河旁赤莖小楊也陸機疏云河旁皮正赤

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孫炎曰檜腫節可以作杖陸



機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弘農其北  
山甚有之郭璞曰檠桑柘屬材中爲弓冬官考工記云  
弓人取幹柘爲上檠桑次之 傳徙就至路大 正義  
曰毛讀患爲串古患串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  
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世世習於常  
道故得居是大位也 箋串夷至應之 正義曰鄭以  
詩本爲患故不從毛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  
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  
混夷爲西戎國名也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後世  
而作字異耳或作犬夷犬卽畎字之省也路之爲應更  
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